

新编
名家精品书系

xinbian
mingjiajingpin
shuxi

名家

日记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精选

MINGJIA
RJI
JING
XUAN

日记

名家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精选

MINGJIA
RJI
JING
XUAN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编名人精品书系 第2卷/立言编. 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1999

ISBN7-5059-3461-9

I. 新… II. 立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
IV. 1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44638 号

书 名	名家日记精选
主 编	丛 丛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谭 湘 李 烁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长沙市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700 千字
印 张	14
插 页	2 页
版 次	199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7-5059-3461-9/I. 2639
定 价	20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目 录

郁达夫日记选·····	(1)
陈庚日记选·····	(33)
皮定均日记选·····	(49)
邵式平日记选·····	(66)
张子意日记选·····	(110)
陈伯钧日记选·····	(114)
林则徐日记选·····	(123)
李星沅日记选·····	(127)
曹晟日记选·····	(134)
王韬日记选·····	(142)
吴大徵日记选·····	(153)
翁同龢日记选·····	(158)
曾纪泽日记选·····	(164)
王廷鼎日记选·····	(176)
薛宝田日记选·····	(181)
孙宝瑄日记选·····	(190)
经亨颐日记选·····	(199)
恽代英日记选·····	(216)
谢觉哉日记选·····	(248)

◇名家日记精选◇

胡适日记选·····	(274)
林伯渠日记选·····	(294)
吴虞日记选·····	(302)
阳翰笙日记选·····	(319)
周佛海日记选·····	(345)
鲁迅日记选·····	(389)
竺可桢日记选·····	(399)
郭沫若日记选·····	(409)
陈衡哲日记选·····	(418)
叶圣陶日记选·····	(426)
俞平伯日记选·····	(434)

郁达夫(1896—1945)，中国著名的小说家、散文家、诗人。名文，浙江富阳人。青年时代留学日本，1921年出版小说集《沉沦》，与郭沫若等发起组织“创造社”。回国后从事新文学创作，主编《创造季刊》、《洪水》等文学刊物，并先后在北京大学、武昌大学、中山大学等校任教。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。抗战期间在新加坡主编《星洲日报·文艺副刊》，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。新加坡陷落后流亡到苏门答腊，1945年8月29日被日本宪兵队杀害。

郁达夫的文学才华主要表现在小说和散文上，但他同时也是“日记文学”的倡导者和实践者，基于“坦白地写下来的关于当时社会的日记，才是日记的正宗”的日记观，郁达夫多次将自己的日记结集出版，以“备遗亡，录时事，志感想”。可以说，在中国现代作家中，他是生前将自己日记发表得最多的一位。因此，郁达夫日记可被视为文苑中的奇葩，无论是作历史文献看，用以研究作家的生平、思想与创作，还是作文学作品读，从中汲取知识，陶冶性情，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。

1921 年

10月2日 在江湖上闲散得久了，一到了此地来服务的时候，觉得恐惧得很。像我这样的人，大约在人生的战斗场里，不得不居劣败的地位。由康德 Kant 的严肃主义看来，我却是一个不必要的人（Ein überzähliger Mensch）。但是像我这样的人，也许有几个奇人欢迎我的。古时候陶潜、阮籍那些人，却不必去提及。就是十八世纪的汤梦生 James Thomson，和十九世纪的汤梦生，也应该唤我作他们的同志。前后两汤梦生虽是同名同姓，然而前者以《无为城》和《四季诗》著名，The Castle of Indolence, And Four Seasons，后者以《苦夜城》行世，The City of Dead-as-Night. 《苦夜城》的著者，虽没有《四季诗》的著者那样的名气大，然而依我个人的嗜好讲来，我反爱 B. V. 的哀调，不赞成四季里的那些冗漫的韵脚。但各人有各人的长处，大体讲求，两汤梦生却都是我的 Favourites（爱读的诗人）。

昨天在半夜昏黑的中间，到了安庆。在一家荒店里，过了一夜。人疏地僻，我好像是从二十世纪的文明世界，被放逐到了罗马的黑暗时代的样子。翻来复去，何曾睡得一觉，从灰红的灯影里，我看见纸窗的格子一格一格的白了起来。听得窗外有冷寂的咳嗽声的时候，我就同得救的人一样，跳出了被窝。到了这时候，我才觉得狄更斯 Dickens 的描写的大卫哥拜斐特（Davidcopperfield）的心理状态，来得妙巧了。匆匆洗了手面，

独自一个，正在那里出神的时候，我的朋友差来接我的人到了。将行李交给了他，我就坐了车跑上菱湖公园边上的学校里来。时候尚早，车过那城外小市的时候，家家的排门还紧紧地闭着。那些门板上，却剩有许多暴风雨的形迹在那里，就是用了粉笔写的歪歪斜斜的“逐李罢市”那些字。我看了这些好像是小学生写的热心的表现，就禁不得微微地笑将起来。盖因我们中国人的民众运动，大抵都虎头蛇尾持续不久，譬如抵制日货那一件事，我们目下在冷清的街上，看见这四个字的时候，如何的不光荣！如何的胸中觉得羞愧！如今安庆的这一次却不然，民众终究战胜了无理的军阀。军阀的傀儡，终究在正义的面前逃避了。所以我看了那些暴风的遗迹，心坎里觉得舒畅得很，就不知不觉地说：将来是我们的东西。

车尽沿着了城墙，向北方跑去，我的眼界，也一步一步的宽起来。一道古城。一条城河。几处高低的小山。一座高塔。几间茅舍。许多柳树。一湾无涯无际的青天。一轮和暖的秋日。一层澄明清爽的空气。过了一块又是一块的收割后的稻田。四周的渺渺茫茫的地平线。唉唉，这些自然的粉黛呀！到了学校里，见了些同事，同新媳妇见了小姑一样，可怜我的“狂奴故态”没有放出来的余地了。此后的生活，我好像是看得到的样子，大约到解约的时候止，每天的生活，总不出《创世纪》里的几句话的：

And the evening and the morning Were the first, and Second……day.

（有晚有早，就是一，二，三，……日。）

◇名家日记精选◇

礼拜日午后八时书于安庆法校之西厢。

10月5日 又是晴天，我一开眼，就看见日光射在我东面的玻璃窗上，所以便把汉姆生（Knut Hamsun）的《大地的生长》里的几句话想了出来！

Isak looked at the sky unnumbered times in the day, and the sky was blue, glowed off. (See P. 31)

（白天里依阑克看天看了许多遍数。天的颜色总是苍苍的。）

长江一带水灾之后，又经了这许多晴天，我怕麦种播不去。同胞呀，可怜的农民呀！你们经了这许多兵灾、旱灾、水灾，怎么还不自觉，怎么还不起来同那些带兵的，做（总统总长及一切虐民的）官的和有钱的人拼一拼命呀！你们坐而待毙，倒还不如起来试一试的好呢。不管他是南是北是第三，不问他是马贼是强盗，你们但能拼命的前进，就有希望了。这事用不着代表的，因为代表都是吸血鬼，无论那一个团体的代表都比带兵的人和做官的人更坏。学生的代表，农会的代表，劳动者的总代表都是如此的。

午后要预备讲《欧洲革命史》去，所以不能再写下去了。

午时十时记

1926 年

11月3日 自从五月底起，一直到现在，因为往返于北

京广州之间，心绪没有定着的时候，所以日记好久不记了。记得六月初由广州动身返京，于旧历端午节到上海，在上海住了两夜，做了一篇全集的序文；因为接到了龙儿的病电，便匆匆换船北上。到天津是阴历五月初十的午前，赶到北京，龙儿已经埋葬了四天多了。暑假中的三个月，完全沉浸在悲哀里。阴历的八月半后迁了居，十数天后出京南下，在上海耽延了两星期之久，其间编了一期第五期的《创造月刊》，做了一篇《一个人在途上》的杂文，仓皇赶到广州，学校里又起了风潮，我的几文薄俸，又被那些政客们抢去了。

在文科学院闷住了十余天，昨日始般来天官里法科学院居住，把上半年寄存在学校里的书籍打开来一看，天呀天呀，你何以捉弄得我如此的厉害，竟把我这贫文士的最宝贵的财产，糟塌尽了。啊啊！儿子死了，女人病了，薪金被人家抢了，最后连我顶爱的这几箱书都不能保存，我真不晓得这世界上真的有没有天帝的，我真不知道做人的余味，还存在那里？我想哭，我想咒诅，我想杀人。

今天是礼拜三，到广州是前前礼拜的星期五，脚踏广州地后，又是十二三天了，我这一回真悔来此，真悔来这一个百越文身的蛮地。北京的女人前几天有信来，悲伤得很，我看了也不能不为她落泪，今天又作了两封信去安慰她去了。

天气晴朗，好个秋天的风色，可惜我日暮途穷，不能细玩岭表的秋景，愧煞恨煞。搬来此地，本也为穷愁所逼，想着译一点新书，弄几个钱寄回家去，想不到远遁到此，还依旧有俗人来袭，托我修书作荐，唉唉，我是何人？我那是这样的权

◇名家日记精选◇

力？真教人气死，真教人愤死！

是旧历的九月廿八，离北京已经一个多月了。我真不晓得荃君是如何的在那里度日，我更不知道今年三月里新生的熊儿亦安好否？

晚上读谷崎润一郎氏小说《痴人之爱》。

11月17日 昨天发了三封信，一封给武昌张资平，一封给天津《玄背》社，一封给上海徐葆炎，盼北京的信不来，心里颇为焦急，早晨到学校去看报，想把中山大学内的编辑委员会组织案来考虑一下，终于没有写成功。

仿吾要我去上海，专办出版部的事情，我心里还没有决定，大约总须先向学校方面交涉款子，要他们付清我的欠薪之后，才能决定。接上海蒋光赤来信，他也是和仿吾一个意见，要我在上海专编《创造》，作文学生涯，然而我心里却很怕，怕又要弄得精穷。

午后和戴季陶氏谈出版事，他有意要我办一种小丛书。我本想辞职，他一定不肯让我辞。领了八九两月份的残余薪水，合计起来，只有一百余元而已。

11月29日 今天怕要下雨，天上浮云飞满，但时有一点两点的青天出露，或者也会晴爽起来的。

无聊之极，便跑上理发馆去理发。一年将尽，又是残冬的急景了，我南北奔跑，一年之内毫无半点成绩，只赢得许多悲愤，啊，想起来，做人真是没趣。

午后去学校，向戴季陶及其他诸委员辞去中大教授及出版部主任之职。明天当去算清积欠。夜和白薇及其他诸人去逛公园，饮茶，到十一点钟才回来。天闷热。

11月30日 早晨醒来，就觉得窗外在潇潇下雨。午前作正式辞职书两封，因恐委员等前来劝阻，所以想了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十点钟的时候，去访夷乘，托了他一点琐事，他约我礼拜六午前去候回音。

中午在经致渊处吃午饭，午后无聊之极，幸遇梁某，因即与共访薛姑娘，约她去吃茶，直到三时。回来睡到五时余，出去买酒饮，并与阿梁去洗澡，又回到芳草街吃半夜饭，十一时才回到法校宿舍来睡觉，醉了，大醉了。

十一月日记尽于此，从明日起，我已无职业，当努力于著作翻译，后半生的事业，全看今后的意志力能否坚强保持。总之有志者事竟成，此话不错。

记于广州之法科学院

12月1日 今朝是失业后的第一日，早晨起来，就觉得是一个失业者了，心里的郁闷，比平时更甚。天上有半天云障，半天蓝底。太阳也时出时无，凉气逼人。

一早就有一位不相识的青年来，定要我去和他照相，不得已勉强和他去照了一个。顺便就走到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去坐谈，木天和麦小姐，接着来了，杂谈了些闲天，和他们去“别有村”吃中饭。喝了三大杯酒，竟醉倒了，身体近来弱，

◇名家日记精选◇

是一件大可悲的事情。

回到分部，仿吾也自黄埔返省，谈了些整理上海出版部的事情，一直到夜间十时，总算把大体决定了。今天曾到学校一次，问欠薪事，因委员等不在，没有结果。

接了荃君的来信，伤感之至，大约三数日后，要上船去上海，打算在上海住一月，即返北京去接家眷南来。

此番计自阳历十月二十日到广州以来，迄今已有四十余天，这中间一事也不做，文章也一篇都写不成功，明天起，当更努力。

12月2日 天气不好，人亦似受了这支配，不能振作有为，今天萎靡得不了。午前因为有同乡数人要来，所以在家里等他们，想看书，也看不进去，只写了一封根荃君的信。

十时左右，来了一位同乡的华君，和他出去走了一阵，便去访夷乘。在夷乘那里，却遇见了伍某，他请我去吃饭，一直到了午后的三时，才从西园酒家出来，这时候天忽大晴且热。

和仿吾在创造社出版部分了手，晚上在家中坐着无聊，因与来访者郭君汝炳，去看电影。是 Alexander Dumas 的 “The three Musketeers”，主角 D' Artangan 系由 Deuglas Fairbanks 扮演，很是精彩，我看此影片，这是第二回了，第一回系在东京看的，已经成了四五年前旧事。

郭君汝炳，是我的学生，他这一回知道了我的辞职，并且将离去广州，很是伤感，所以特来和我玩两天的，我送了他一部顾梁汾的《弹指词》。

晚上回来，寂寥透顶，心里不知怎么的总觉得不快。

12月14 日午前赴公票局问船，要明日才得上去。这一次因为自家想偷懒，所以又上了人家的当，以后当一意孤行，独行我素。

与同乡华君，在“清一色”吃饭，约他于明天早晨来为我搬行李，午后在创造社分部，为船票事闹了半天，终无结果。决定明日上船，不管它开不开，总须于明早上船去。

昨日接浩兄信，今日接曼兄信，他们俩都不能了解我，都望我做官发财，真真是使我难为好人。晚上请独清及另外的两位少年吃夜饭，醉到八分，此番上上海后，当戒去烟酒，努力奋斗一番，事之成败，当看我今后立志之坚不坚。我不屑与俗人争，我尤不屑与今之所谓政治家争，百年之后，容有知我者，今后当努力创作耳。

自明日上船后，当不暇书日记，《病闲日记》之在广州作者，尽于今宵。行矣广州，不再来了。这一种龌龊腐败的地方，不再来了。我若有成功的一日，我当肃清广州，肃清中国。

1927 年

1月11日 昨晚因为想起了种种事情，兴奋得很，一直到今日午前三点多钟，不能睡觉。天上的月亮很好，我的西南

◇名家日记精选◇

窗里，只教电灯一灭，就有银线似的月光流进来。今天起来，已经是很迟了，把《创造月刊》第六期的稿子看了一遍，觉得李初梨的那篇戏剧《爱的掠夺》很好。月刊稿一共已合有六七万字了，我自己又做了一篇《关于编辑，介绍，以及私事等等》附在最后，月刊第六期，总算编好了。午后二点多钟，才拿到出版部去交出。

在出版部里，又听到了一个恶消息，说又有两三人合在一处弄了我们出版部的数千块钱去不计外，还有另外勾结一家书铺来和我们捣乱的计划。心里真是不快活，人之无良，以至于此。我在出版部里等候了好久，终没有人来，所以于五点前后，郁郁而出，没有法子，只好去饮酒。喝了许多白干，醉不成欢，就到 Carlton 去看 MerryWidow 的影片。看完了影片，已经是七点多了，又去福建会馆对门的那家酒馆，喝了十几碗酒，酒后上周家去坐谈两小时，入浴后回来，已经是半夜了。

1月15日 夜来风大，时时被窗门震动声搅醒。然而风系自南方吹来，所以爽而不凉，天上已被黑云障满了，我怕今天要下雨或雪。

午前打算迁入创造社出版部去住，预备把《洪水》二十六期来编好。

十时前后去创造社出版部，候梁君送信去，丁任君病未起床，故至十二时后，方见梁君拿了任君的复信回来。任君复信谓事可安全，当不至有意外惨剧也。饭后校《洪水》第二十五期稿，已校毕，明日再一校，后日当可出版。

午后二点，至 Carlton 参与盛家孙女嫁人典礼，遇见友人不少，四时顷礼毕，出至太阳公司饮咖啡数杯。新郎为邵洵美，美国留学生，女名盛佩玉。

晚上至杭州同乡孙君处，还以《出家及其弟子》译本一册，复得见王映霞女士。因即邀伊至天韵楼游，人多不得畅玩，遂出至四马路豫丰泰酒馆痛饮。王女士已了解我的意思，席间颇殷勤，以后当每日去看她。王女士生日为旧历之十二月二十二，我已答应她送酒一樽去。

今天是十二月十二，此后只有十日了，我希望二十二这一天，早一点到来。今天接北京周作人信，作答书一，并作致徐耀辰、穆木天及荃君书。荃君信来，嘱我谨慎为人，殊不知我又在为王女士颠倒。

今天一天，应酬忙碌，《洪水》二十六期，仍旧没有编成功，明日总要把它编好。

王映霞女士，为我斟酒斟茶，我今晚真快乐极了。我只希望这一回的事情能够成功。

1月19日 天气真好极了。一早起来，心里就有许多幻想，终究不能静下来看书做文章。十时左右，跑上方光焘那里去，和他谈了些关于王女士的话，想约他同去访她，但他因事不能来，不得已只好一个人坐汽车到创造社出版部去看信札去。吃饭之后，蒋光赤送文章来了，就和他一道访王女士。谈了二个钟头，仍复是参商咫尺。我真不能再忍了，就说明了为蒋光赤介绍的意思。

◇名家日记精选◇

午后五点多钟和蒋去看电影。晚饭后又去王女士那里，请她们坐了汽车，再往北京大戏院去看“Elinor Glyn Beyond the rock”的影片。十一时前后看完影片出来，在一家小酒馆内请她们喝酒。回家来已经是午夜一点多钟了。写了一封给王女士的短信，打算明天去交给她。

今晚上月亮很大，我一个人在客楼上，终究睡不着。看看千里的月华，想想人生不得意的琐事，又想到了王女士临去的那几眼回盼，心里只觉得如麻的紊乱，似火的中烧，啊啊，这一回的恋爱，又从此告終了，可怜我孤冷的半生，可怜我不得志的一世。

茫茫来日，大难正多，我老了，但我还不愿意就此而死。要活，要活，要活着奋斗，我且把我的爱情放大，变作了对世界，对人类的博爱吧。

1月31日 一九二七年的一月，又过去了，旧历的十二月小，明天就是年终的一日。到上海后，仍复是什么也不曾做，初到的时候的紧张气氛，现在也已经消失了，这是太可悲的事情，这事情真不对，以后务必使这一种气氛回复转来才行。我想恋爱是针砭懒惰的药石，谁知道恋爱之后，懒惰反更厉害，只能和爱人在一块，什么事情也不想干了。

2月5日 午前十时离床，有许多友人来访，邀他们在家里吃午饭。饭后看日文小说若干张。

楼君剑南于午后三时顷来约我去看电影。到北京大戏院，